



责任编辑:孙祥秀 王一禾

装帧设计:尹凤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拿大人在中国/宋家珩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

ISBN 7-5060-0911-0

I. 加…

II. 宋…

III. ①中外关系-加拿大-人物-生平事迹

②中外关系-友好往来-加拿大-史料

IV. K83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086 号

加拿大人在中国

JIANDAREN ZAI ZHONGGUO

宋家珩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5060-0911-0/K · 188 定价:17.50 元

序

王仁强博士*

这部重要的著作，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在历史上曾对中国作出过贡献的十位加拿大人士。这些加拿大人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带到了中国，在不同的岗位上竭诚为中国民众服务。

本世纪初，有众多的加拿大人来到中国工作，其中有不少人，例如医疗传教士，特别是在四川省和河南省服务的医疗传教士，给中国民众带来了近代西方的医术，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他们建立的医院和诊所一直延续至今，他们培训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资深的医生和管理者。历史的传统正在得到继承，许多加拿大医生，其中有些人的家庭拥有中国背景，现在仍在与中国的同事们一起为改善中国贫困地区的医疗状况而努力工作。这种历史的联系也传给了下一代，例如，为中国甲骨文研究作出过贡献的著名学者明义士的儿子后来曾出任过加拿大驻华大使。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他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中特别赞扬了白求恩大夫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我相信，这种美好的品德在本书所介绍的很多加拿大人身上也能够看到。像白求恩一样，许多加拿大人在中国比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拥有更高的知名度。我们要感谢中国学者，如宋家珩教授和她的同事们所从事的辛勤而细致的研究工作。他们与加拿大学者合作，共同开

* 王仁强 (Richard King) 博士 1993 年 7 月至 1996 年 7 月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

拓了中加关系史上这个重要的领域。在为本书写序的时候，我要称赞山东大学的历史学者，他们在宋教授主持下合力撰写了这部著作。

本书介绍的十位加拿大人是曾经对华作出过贡献的加拿大人群体中的一部分。在本世纪的上半叶，还有许多在华的加拿大人作出过类似的贡献，仅举一例：20世纪20~30年代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步达生(Dr. Davidson Black)是一位著名的教师和医生，也是一位有造诣的考古学家，他是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者之一。我希望本书将来会有续集，将更多的加拿大英雄人物介绍给中国读者。

今天，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他们在华从事教育、商贸等多方面的工作。让我们期望他们对中国以及对促进加中双边关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将来也会像这些杰出的先辈一样受到高度的评价。

前　　言

最近几年，山东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开始出版系列《枫叶丛书》，现在已经出版了四部：（一）宋家珩编著《枫叶国度——加拿大的过去与现在》，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二）郭继德著《加拿大文学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三）宋家珩、董林夫著《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齐鲁书社，1993年；（四）宋家珩、李巍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本书是《枫叶丛书》的第五部。

中国与加拿大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两国相距遥远。但是，中国人民对加拿大并不陌生。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许多中国人是通过白求恩认识加拿大的，他是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对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十位加拿大人的介绍文章。他们是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先后在中国工作、生活过的著名加拿大人士：

诺尔曼·白求恩 (Norman Bethune)

理查德·布朗 (Richard Brown)

文幼章 (James G. Endicott)

琼·尤恩 (Jean Ewen)

蒂尔森·夏理逊 (Tillson Lever Harrison)

季理斐 (Donald MacGillivray)

罗伯特·麦克卢尔 (Robert McClure)

明义士 (James Mellon Menzies)

切斯特·朗宁 (Chester Ronning)

怀履光 (William Charles White)

这十位加拿大人，职业各异，有医生、护士、虔诚的传教士，也有职业外交官和在联合国服务的官员。他们的人生信仰和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在中国服务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近半个世纪，最短的只有两年。中国人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有赞扬也有批评。但是，他们身上却有许多相似点：

首先，他们都是在中国工作过的“知名”人士，是那个时期加拿大的“中国通”。他们在各个不同领域，在中国和加拿大，乃至全世界都曾有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力，是中加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

其次，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为中加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作出了贡献。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战士；有的是服务于中国医疗事业的医生和专家；有的身为传教士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成为在加拿大开创中国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为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发挥了作用；有的在加拿大外交界为促进中加友好而辛勤耕耘。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对外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要对付国民党的反共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一些加拿大友人正是在这危难时刻，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伸出了援助之手，白求恩大夫和夏理逊大夫更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贡献表现出了加拿大人引以为自豪的，其民族性格中最好、最显著的特点：自我牺牲，献身于公益事业和同情不幸者。

再次，他们都关注中国，同情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的痛

苦境遇。他们在中国期间与普通的中国人友好相处，入乡随俗，大多数都把自己与中国连在了一起，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关心中国的命运，希望中国富强，回国以后仍然对中国恋恋不忘，寄予深情。

正是他们的中国经历和共同的感情构成了本书的主题：赞颂中加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历史证明，平等友好始终是中加关系发展的主流，中加两国人民在长期交往中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衷心期望这种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本书是我们进行中加关系史研究的成果之一。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中加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甚少。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努力吸取国外的研究成果，除了阅读已经出版的传记、回忆录等专著外，我本人和李巍、方辉等同志都曾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多伦多联合教会档案馆和加拿大圣公会档案馆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同时，我们也尽力在国内发掘一些新的资料，我们曾赴北京、上海、石家庄、衡水、开封、商丘等地收集地方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对了解这些著名加拿大人士在华活动的情况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看到的资料、专著还是非常有限的。在加拿大，对上述人士的研究已相当深入，有许多专门的基金会或团体负责推动研究和资料的收集、保管工作。我们的研究只能算是刚刚起步，书中定有许多提法不准确或资料疏漏、失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中我撰写了两篇文章，翻译了序言，并担任全书的策划、修改和通稿工作。参加本书撰稿的其他作者是从事加拿大研究的中年学者和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是未来加拿大研究的生力军。我们此次的合作是非常愉快而有纪念意义的。

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帮助和经费支持。王仁强 (Richard King) 博士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傅新远、贺新女士认真地阅读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给予我们很多帮助。Dr. Margo S. Gewurtz, Dr. Peter M. Mitchell, Mr. H. C. Campbell, Mr. A. R. Menzies 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宋家珩

1996年10月1日
于山东大学新校南院

目 录

序	王仁强博士 (1)
前 言	宋家珩 (1)
中加人民友谊的象征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乔 国 (1)
历史不会忘记	
——记医疗传教士理查德·布朗	宋家珩 (36)
把爱献给第二故乡:中国	
——文幼章的生平	管 平 (44)
万绿丛中一点红	
——加拿大护士琼·尤恩的中国岁月	乔 国 (86)
他死了,他却活着	
——为正义永生的夏理逊	管 平 (105)
季理斐与广学会	
——李 巍 (128)	
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	
——记罗伯特·麦克卢尔医生	宋家珩 (167)
从传教士到考古学家	
——明义士学术评传	方 辉 (186)
中国岁月	
——切斯特·朗宁与中加关系	张仁玉 (213)
从传教士到汉学家	
——加拿大圣公会主教怀履光	李 巍 (256)

Contents

Preface	(1)
Dr. Norman Bethune: A Symbol of Sino-Canadian Friendship	Qiao Guo (1)
A Vital History: An Account of Medical Missionary Richard Brown	Song Jiaheng (36)
A Devotion to China as a Second Home: A Life Story of James G. Endicott	Guan Ping (44)
A Canadian Nurse's Years in China: The Story of Jean Ewen, A Red Flower Set Off by Myriads of Green Leaves	Qiao Guo (86)
Tillson Lever Harrison: An Immortal Figure of Human Perseverance and Justice	Guan Ping (105)
Donald MacGillivray and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Li Wei (128)
Robert McClure: A Canadian Doctor Who Devoted His Valuable Years to China	Song Jiaheng (167)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James Mellon Menzies, the Missionary and the Archaeologist	Fang Hui (186)
The China Years: Chester Ronning and Sino-Canadian Relations	Zhang Renyu (213)
On William Charles White, Bishop of Canadian Anglican Church: The Personal Growth of a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Li Wei (256)

中加人民友谊的象征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乔 国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都传颂着一个伟大的名字，连同一则则动人的故事，而与这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国度——加拿大。他，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是他，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架起了一座隔不断的桥梁，也在中加人民心里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让我们重新打开这历史性的一页，从头追溯吧！回忆他的过去，认识他一生成长的轨迹。

（一）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生活、战斗经历

1890年3月3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生了。白求恩家族是18世纪从苏格兰迁移到加拿大的移民，素有行医、传道和教书的传统，由此尽职敬业的献身精神就沿袭了下来。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市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他不流于世俗，对事物的看法比较激进，还有着对科学的爱好，成为白求恩童年崇拜的偶像。父亲毕业于诺尔斯神学院，是一名牧师，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传教士。白求

恩曾回忆道：“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①由于父亲布道的职业需要，白求恩一家接连搬迁，一直到1897年才在多伦多定居下来。

白求恩从小就对医生职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八岁时的一天，家人正聚在饭厅里玩游戏，他却在楼上把祖父留下的一块刻有姓名的外科医生铜牌，钉在自己卧室的门上，并下楼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以后不叫亨利而与爷爷一样叫诺尔曼，他要成为爷爷那样的医生。接着，白求恩就开始解剖苍蝇和鸡骨头。有一次，由于满屋有刺鼻的气味，母亲跟踪到阁楼，却见他正在切一块刚煮过的牛腿肉，后又将牛骨头晾在后院的篱笆旁制成标本。

随着家庭不断地迁移，白求恩在不同的学校里接受了早期教育。他毕业于多伦多市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后又考入多伦多大学的医学专业。大学是各种新思潮的最先发散地。白求恩受到这里自由空气的熏陶和影响，开始接触并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当母亲发现后，便往他的教科书里夹些宗教小册子。顽皮的白求恩就把一本《物种起源》偷偷地塞到了母亲的枕头底下，以幽默的方式予以反击。

大学费用是颇高的，白求恩的家庭并不富裕。他开始勤工俭学，干过侍者、伙夫、伐木工人，也当过教师和新闻记者，与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从中体验着人生的丰富多采。特别是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与那些爽直、乐观的伐木工人为伍，不仅健壮了体格，“青年人的轻浮”在他身上也“显著减少”，他第一次“学会思考关于‘社会’这个字眼了”。^②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白求恩在中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这是白求恩一生中美好的一段时光。大学和社会，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未来的一切吸引着他，他有着无数的憧憬和梦想。

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一切都改变了。这正是白求恩获得医学博士的前一年。他作为多伦多市第十个报名者应征入伍，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和对美丽法兰西的渴慕前往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师战地救护队担任担架员。随军东进中白求恩被榴霰弹击伤，在法英两国的医院休养，并被遣送回加拿大。面对这一破坏和大屠杀的真实场景，白求恩困惑了。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说：“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① 但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强烈的爱国责任感使他再度踏上战场，加入了英国海军，后又调往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当军医。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白求恩在英国退役。他先在伦敦的儿童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当实习医生，三年实习期满后，又到东区一家私人诊所里当了医生，并抽空周游欧洲各国，观摩了许多外科名医的手术。尽管他对这一职业很感兴趣也比较努力，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战争已让他沉重地认识到时世的捉弄和生命的无常，四年的美好时光已一去不复返。在一片空虚和迷茫中，白求恩信奉了英国作家瓦特·佩特的感官享受主义哲学，过起了放浪形骸的奢侈生活。他拼命收售艺术品来赚钱，经常通宵达旦地参加各种刺激性的活动，希望借此抓住有限的时光，体验一切，享受一切。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 26 页。

1924年冬天，他和结婚一年的妻子弗朗西丝前往美国的新兴城市底特律，在贫民区附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开始时，找他看病的都是穷人，他经常免费医治，生活十分拮据。后来，凭着高超的外科医术，他出名了，也有了钱；随即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他面前：许多富人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病来诊所；最需要医疗的穷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尽管白求恩的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他对穷人的疾苦仍十分关心和同情。他曾到郊外专门给一位住在废旧铁篷车里的产妇接生，当男主人窘迫地拿出仅有的一元钱时，白求恩把钱叠好又塞回到他的口袋里去。第二天一大早，白求恩又买来了婴儿需要的食物、尿布和产妇的睡衣，并为母子二人做了仔细检查。

这毕竟是杯水车薪，失业贫穷的人又何止几个？白求恩也力不从心，往往因为周济别人而陷入困窘之中。在这个生命和金钱被同等看待的社会里，个人的正直和职业道德感仅被当成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白求恩感到很压抑，他开始抱怨社会现实，公开指责一些不称职的同行，并以拼命工作和拼命酗酒来麻醉自己。1926年秋天，他因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

白求恩动身回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在卡利多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后又转往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在那名叫“草原”的单幢住所里，白求恩阅读了著名肺结核专家约翰·亚历山大的新作《肺结核外科疗法》，并说服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最新的人工气胸疗法。事实证明疗法是可行的。过了两个月，他的病情已大有好转。

在白求恩极力摆脱死亡的阴影和孤独痛苦之时，他开始了沉思，深刻地解剖自己。他认识到，自己一方面放不下世俗名利的诱惑，一方面又在精神的幻灭中辗转不安，根本不是自诩的孤独反抗者，是向强大的现实屈服了。由此，白求恩对人生有了新的

领悟：生命本身是人类被赋予的最伟大礼物，一个真正的医务工作者既是生命的探求者，又是生命的给与者。这段经历也使他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①

1927年，白求恩病愈出院。他拒绝了同行们的力邀和金钱的诱惑，离开了底特律。这时，他唯一的兴趣是关于肺结核病的治疗，是要挽救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使他们恢复往日健康和正常的生活。为此，白求恩努力工作。他用近两年的时间在美国纽约州立结核病医院进行一系列的细菌学实验，后又回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胸外科权威专家阿奇博尔德的第一助手，并在麦吉尔大学兼职任教。1933年春，已成为外科专家的白求恩活跃在医务界。他曾到底特律的赫尔曼·基弗医院担任胸外科代理主任，又应聘在加拿大卡第维尔城的圣心医院担任新设立的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还去其他疗养院和医院为病人做了大量胸外科手术。在改进外科治疗技术的同时，白求恩也开始研究肺结核的有关理论，并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和《胸外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对医学领域的理性认识。

所有这些卓越的成就，使得40开外的白求恩名噪北美。他是医学界很有权威的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还被聘为加拿大联邦政府、若干省政府卫生部的卫生顾问和几个疗养院的外科顾问，成为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但是白求恩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治病救人的职责，他仍在苦苦探索着，做着各种尝试。当他发现魁北克农业区的疾病发生率居加拿大各省之首时，就撰写了一本揭露魁北克省落后卫生状况的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9页。

小册子，引起加拿大人的瞩目。他不满医生们自命不凡的态度，认为“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① 他建议改革整个医疗制度，取消挂牌行医。

所有的呼吁被证明是无用的。白求恩苦恼地看到，肺结核病人和死于肺结核的人越来越多，贫穷正在全世界蔓延着，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疾病。有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当他漫步蒙特利尔街头时，亲眼目睹了骑警们挥舞着警棍殴打失业工人游行队伍的暴行。白求恩第一次认识到生存的权利比健康更为重要，血腥的压迫和剥削比疾病更能致人于死地。第二天他就来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并郑重宣布：“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从此，白求恩开始向广大贫苦人民靠拢，参与他们的活动，自己“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

这条路把他引向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5年夏天，白求恩前往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他参观了许多医院和疗养院，并对苏联的医疗工作进行了一番仔细考察。结果欣喜地发现，苏联公民享受着公费医疗，疾病的预防、病人的复原措施已普遍实行，肺结核发病率相应地大大下降，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在这里已经实现。两个月的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白求恩以客观生动的事实热情赞扬了苏联社会的新气象。他坚信：“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文雅的姿态。它是粗暴的、激烈的、革命的……在鲜血后面存在着生的意义。”^②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108页。

白求恩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改造社会的活动。他在德国流亡画家弗里茨·布兰特纳的支持下，创办了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免费给贫民儿童提供学习绘画和发挥艺术创造力的机会。在广泛研究各国公共卫生制度的基础上，他还发起成立了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目的是使最需要医疗的人得到适当的照顾。白求恩被公推为书记，签署发表了《人民保健会宣言》，呼吁人们注意魁北克几十万人的悲惨处境，并提出许多建议来改善公共健康状况，推行社会化医疗制度。

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医术救人到改造社会，白求恩一步步地实践着，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1935年9月，他秘密地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由一个勇敢的医学革新家成长为一名自觉的社会革命者。至此，他找到了自己的战斗阵营。

这时，国际局势日趋严峻。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德意法西斯政权公开地向佛朗哥叛军提供军队和大量的军火援助，民主的西班牙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加拿大国内的法西斯集团也开始在大街上胡作非为，出现了来自柏林的种族主义的宣传，在蒙特利尔还发生了袭击犹太族公民和抢劫犹太人店铺的恶性事件。白求恩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他的一系列革命宣言和活动，已使他成为当地法西斯分子仇视的目标。于是，趁白求恩不在的时候，一伙暴徒闯进了他的公寓，不仅捣毁了所有的东西，还在墙壁上涂满了反动标志。

这种无耻的恐吓更加激起了白求恩战斗的勇气和决心。他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比任何其他疾病对人类危害更大的疾病，一种摧毁千千万万人的身心的疾病，并且它既否认人的价值，也就是否认了一切为人的健康、活力和生长服务的科